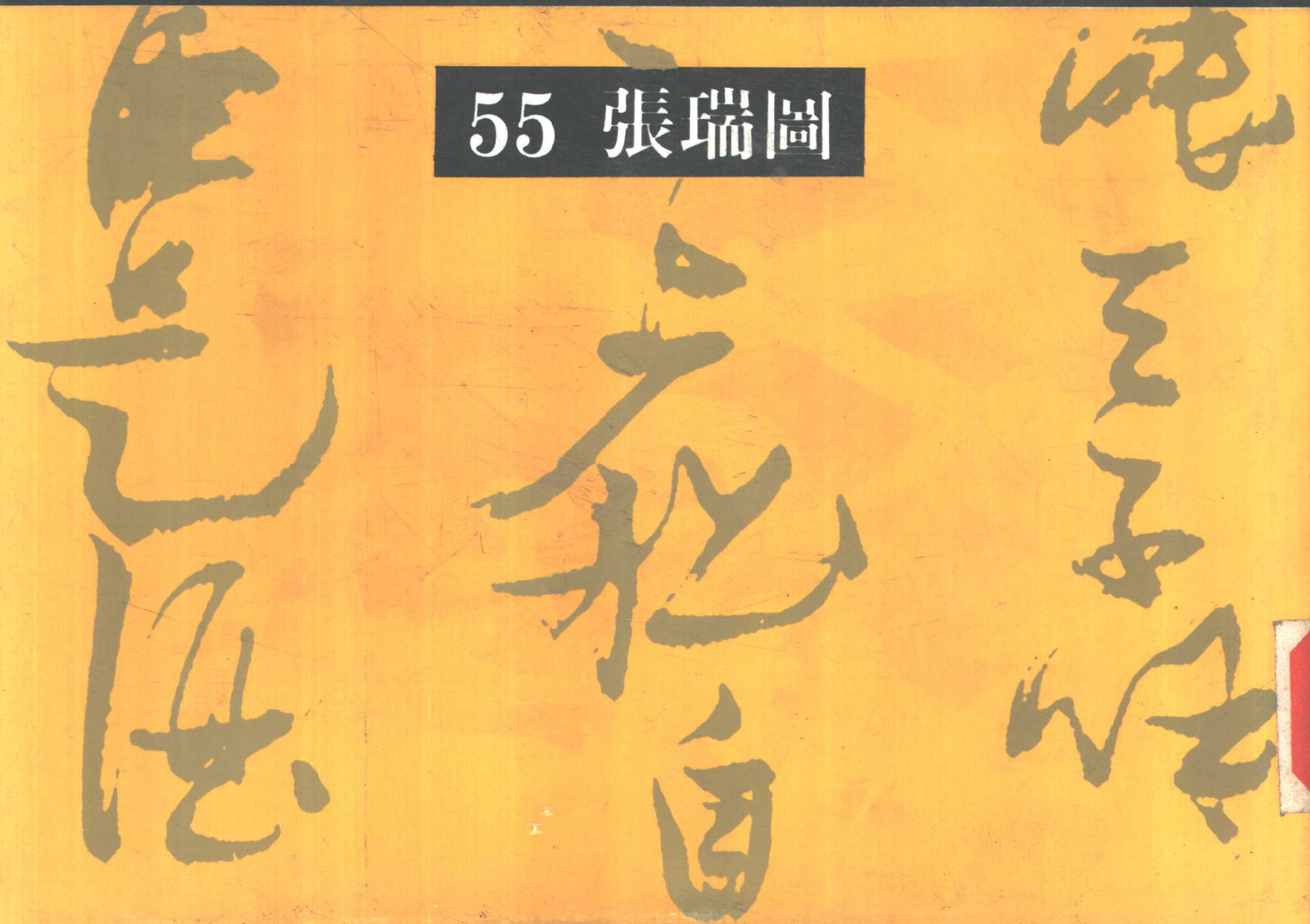


中國書法全集

55 張瑞圖



类号	48.322
卷号	29235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劉恆

55

明代編
張瑞圖卷



中國書法全集

(京)新登字019號

顧問	沙 洪 林 淮 龔如甲
策 劃	葉妮妮 劉正興
責任編審	王鐵全
技術編審	崔志强
責任編輯	李承孝
圖版編輯	蕭新柱
技術編輯	張志學 張殿凱
地圖編輯	李 森
封面設計	羅 洪
版式設計	崔志强
設計指導	侯榮亞
扉頁題簽	劉正成
責任校對	張家璋

中國書法全集 第55卷

劉正成主編

出版者：榮寶齋（北京宣武區西琉璃廠）
總經銷：新華書店首都發行所
排版：好利（北京）電腦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市通縣宏飛印刷廠

開本：850×1168 1/16 印張：19
1992年10月北京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03-0140-5/J·141

55-004250

張瑞圖先生小像



張瑞圖像

李老十畫

Ac43/03

序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精神創造。這精神創造，首先用來改造自然，同時用來改造自己。於是，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藝術誕生了。

有人說，書法是線的藝術。那麼，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線的藝術便誕生了。這線的藝術，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線的藝術先於文字，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為成功的發展。這就是書法。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並創造自己的規範，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時，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自己』，即創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有時候，一點一畫，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而書法的意境，即它所包容的精神、意識、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絢麗非凡，魅力無窮，一點一畫，會使你頂禮膜拜，陶醉終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書法藝術的世界性，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它並非能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們的民族，便可能理解它；當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情感與心靈，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線的藝術——書法，在這一點上，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單純、也最高的人的真實。

因為它是真實的，所以它美好而崇高。張芝、王羲之、懷素、顏真卿，這些『草聖』、『書聖』，他們的隻字片紙，為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萬金不易？就因為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人類發展到今天，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工業化、原子能、電腦、太空技術、遺傳工程……這眼花繚亂的一切，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崇高、最美好的那個部分。因此，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億萬中國人，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便同時想到為了『自己』的那種因素——書法藝術，並熱烈地投入其中，去實現、創造更為美好的『自己』。

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書法熱』。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便紛紛把它『書』在祭祀、占卜的龜甲、牛骨上，『書』在一切器皿、工具上，『書』在山石

上。他們爲能創造『自己』而激動振奮、驚喜異常。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漢代，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第二個熱潮，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從唐代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士民百姓，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以至終其一生，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心靈圖畫』應運而生，令我們爲『自己』而驚嘆不已。金石與紙俱會銷毀，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流傳永遠。唐太宗的宮廷，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搨摹製工作，複製二王書跡。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即刻搨《淳化閣帖》。民間亦風起雲從，上行下效，叢帖蔓生。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編輯、刻搨了更爲浩大的《三希堂法帖》，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鄰邦日本，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中國書道全集》。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亦是一種激勵。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

王羲之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任何個體的生命，在天地運行中，只是一瞬。但是，歷史的大創造，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我們在一瞬中存在，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存在、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目前，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聚集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爲了歷史，也爲了明天。於是，便有了這部《中國書法全集》。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很不理想、很爲有限，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一瞬』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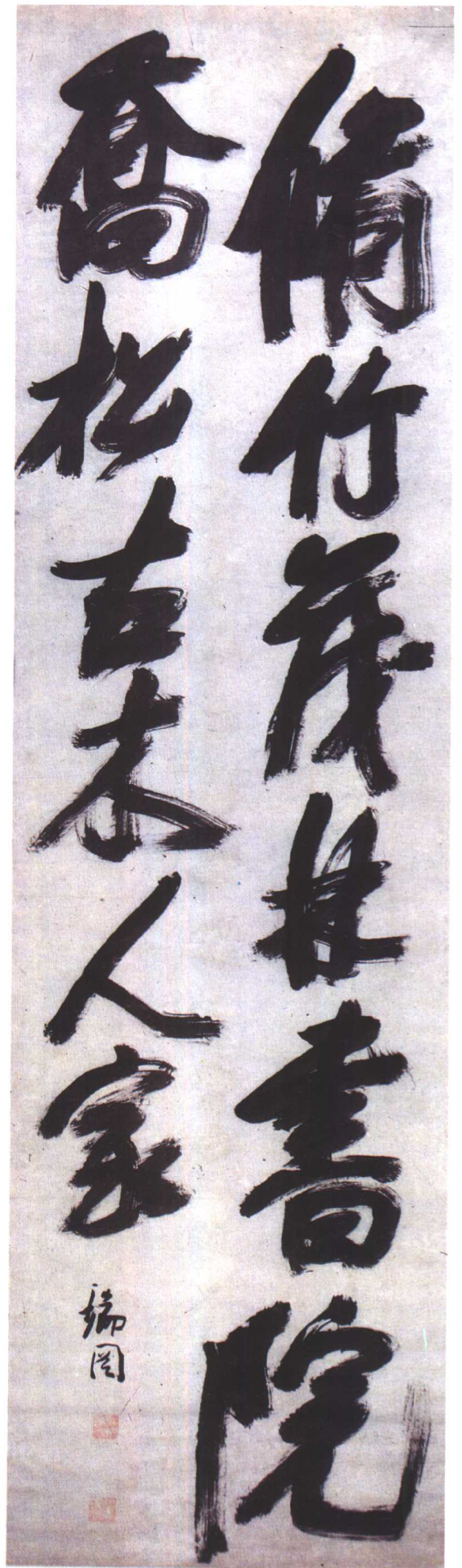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留存於今者，亦浩如烟海。這部《全集》，雖浩浩百卷，亦只是其中一瞬。而每一件入選作品，又只是書家的一瞬。然而，我們的全部研究、編纂工作，即從這『一瞬』出發。翻開這部書的時候，你會發現，不管是『斷代卷』，還是『名家卷』，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緒論、評傳、考釋、年表等等，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即爲熱愛書法、研習書法、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藝術作品，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因此，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我們的目的有限的，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

希望您喜歡它，批評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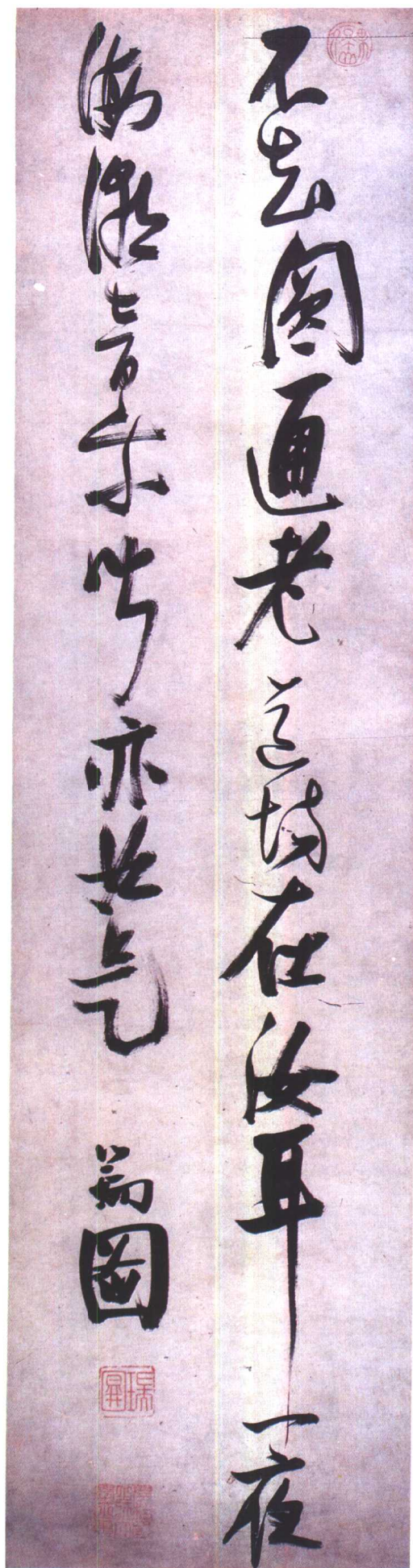
劉正成

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

捧節下瀛洲
臣死事于遠近
編直筆錦囊
見利輕身五
月歸
京洛中
足是心益
州郭
和原
魯衛
上
東乃
在
劉
劍
平
銘
何
壯
矣
臣
賤
賤
傳
優
江
山
多
保
賢
見
為
結
友
清
規
瑞
園
書



行書六言聯句軸



行草“不知圓通老”詩軸

腸白時乙辰力

上子乙皇梯半

解乙海王乙

以乙子乙千卷乙系

斜人矣整人夢不到承
明廬故人倘有念從子問
起店出荷長柄鏡南山理
芒芒入守折肺鑄退院

總目錄

序言

原色墨蹟選頁

張瑞圖其人其書

明末書畫奇才張瑞圖的研究

張瑞圖作品

作品考釋

劉恆

1

張光遠

20

35

211

張瑞圖年表

劉恆

249

張瑞圖行蹤示意圖

劉恆

250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251

圖版目錄

253

張瑞圖其人其書

劉恆

從十六世紀後半期開始，明代政權逐步走向衰落。一方面，內部官僚機構的腐敗昏憤，沉重的賦稅、軍餉負擔，加上連續不斷的水旱蝗災，使廣大百姓生活艱難，各地的農民暴動、少數民族叛亂、軍隊譁變此伏彼起；另一方面，日本對朝鮮的入侵，東北滿族政權的崛起，以及東南沿海地區倭寇、海盜的襲擾，又從外部構成威脅。這一切，攪得明朝政府國無寧日，疲於應付。而此時的朝廷，宦官把持權柄，大臣之間互相傾軋攻訐，黨同伐異。當時人評論朝中情形說：『其精神智術俱用於相顧相防，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①各種矛盾逐漸激化，使建國已二百多年的明王朝陷入空前的困境之中。

混亂不堪的政治經濟局面，預示着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即將來臨。同時，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兆，在思想文化界也有明顯的反映。正統的綱常禮教受到懷疑和鄙棄，追求個性表現的自由思想已開始出現並得到知識分子廣泛的響應。在文人士子藉以抒情表意的重要形式——書法藝術領域裡，晚明之際則出現了張瑞圖、黃道周、王鐸、倪元璐、傅山等一批極富有個性和創造精神的人物。雖然他們在政治舞臺上的所作所為以及結局下場頗不一致，但在藝術風格上，却同屬一個新興的派別。這個新興流派的風格面貌、個性特徵和感染力都極其強烈，對傳統的書法觀念和審

美規範造成巨大的衝擊，為書法這門古老的藝術形式注入了一股清新雄強的活力。

在這個充滿蓬勃生氣的『晚明書派』中，張瑞圖佔有重要的位置。

一

張瑞圖於明穆宗隆慶四年（一五七〇，庚午）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府的所在地——晉江縣（今福建泉州）②。其祖父名張喬梓，父名張志佺。瑞圖字無畫，其一生所用室名別號甚多，六十歲以前常用者有長公、二水、芥子居士、果亭山人、平等山人、晞髮軒、天事齋、清真堂、審易軒等，晚年名其室為白毫菴、杯湖亭，自署白毫菴道者或白毫菴居士。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癸卯），張瑞圖在泉州府參加鄉試考中舉人。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丁未），三十八歲的張瑞圖赴北京參加會試，並以殿試第三名（探花）獲進士出身，官授翰林院編修③。

在這以後的幾年裡，張瑞圖一直在北京供職，只是在四十一歲時曾請

假回鄉。當時往來北京到晉江之間所走的路線，基本是沿着北京至杭州的大運河乘船而行，經杭州進入福建，再經福州到達晉江。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甲寅）夏，張瑞圖曾奉命與魏廣微（字道沖）一同出使雲南。魏廣微先期而行，一個月後張瑞圖從北京出發。他先到陝西，遊覽了西嶽華山及昆明池古蹟，然後南下經湖北、湖南，再橫穿貴州，最後從貴州西部的盤縣進入雲南。從張瑞圖所著《白毫菴集》中部分詩作的記述來看，他此次與魏廣微遠赴滇中的目的地是昆明附近，而瑞圖在詩中提到的地方，最遠只到昆明東北方向的馬龍，似乎並未到達昆明。關於他們具體執行的是什麼公務使命，《白毫菴集》和其它史籍中都未見記載和說明。到八月十五中秋節時，張瑞圖與魏廣微已完成任務返回到貴州西部的普安。隨後，二人在此分道而行。張瑞圖獨自橫穿貴州、湖南、江西，從閩贛交界處的杉關進入福建，在這一年的冬季回到家中休假④。

在張瑞圖的一生當中，除了數次往返於晉江和北京之間以外，長途遠遊只有這一次西南之行。此番遠行歷時半年之久，途經西南數省，飽覽山川，大開眼界。《白毫菴集》中的相當一部分詩作，都是在這次行程之中或觸景生情，或與魏廣微相互唱和而產生的。特別是在經過湖南沅江流域的辰溪時，見到許多奇石，詩興大發，作了一首題為《辰州道中》的五言長詩，日後曾多次書寫和提到，可見西南之行給張瑞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回憶。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這位與張瑞圖同行的魏廣微，於天啓初年借同鄉同姓之便，率先依附於魏忠賢，並由此進入內閣，死心塌地地助其陷害東林，排斥異己。在給魏忠賢寫信時，竟在信封上署稱「內閣家報」，認賊作父，無恥之極。時人稱之為「外魏公」，是閹黨的核心成員之一。而張瑞圖此番與其一道出使滇南，沿途以詩唱和，關係密切，遂成為瑞圖日後頗得閹黨關照，亦依附魏忠賢的最初契機。

張瑞圖此次從西南歸來，並未在家中久留，第二年（一六一五，乙卯）即北上赴京了。

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庚申），張瑞圖又回到晉江。就在這一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鈞病死。八月，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為光宗。然而僅僅過了一個月，光宗病重，在服食了鴻臚寺丞李可灼進呈的兩顆「紅丸」之後，隨即死去。光宗死後，由其長子朱由校接替皇位，為熹宗。熹宗即位之初，許多官員得到遷陞，張瑞圖雖遠在晉江，也被陞為右諭德，官從五品，隸屬詹事府，其職責主要是處理太子的往來文書。於是，張瑞圖於天啓元年（一六二一，辛酉）十月離家北上，到第二年正月抵達北京⑤。

張瑞圖來到北京後，馬上又獲陞遷。正月，被任命為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四月，受命與張鼎、李孫宸、繆昌期、姜逢元一同管理文官誥敕。十月，掌司經局印，管理太子府的圖書。到天啓三年（一六二三，癸亥）七月，又被陞為詹事府少詹事。官正四品，為詹事府副長官，主要職責是教育輔導太子⑥。

詹事府雖名為輔導太子的機構，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可做，在此任職者，均為翰林出身的儒士文人，故《明史》職官志說詹事府「僅為翰林官遷轉之階」。

天啓四年（一六二四，甲子）春，張瑞圖再一次告假還鄉，居住在東湖之濱。東湖地處晉江城外東南不遠處，從城北清源山上流下來的溪水匯集在此，形成了這個晉江縣境內面積最大的湖泊。張瑞圖這次回鄉，在此居住了兩年多的時間，平日與一些好友泛湖登山，或詩文酬唱，或書畫自娛，過着悠閑自在的生活。

天啓五年（一六二五，乙丑）十一月，朝廷陞張瑞圖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並充《明實錄》副總裁⑦。消息傳到晉江時大概已是年底了。張瑞圖因為這兩年來在東湖的生活十分愜意，故並未立即動身回京，而且產生了就此退休、歸隱山林之意。時有太常少卿丁啓濬亦在晉江家中度假，力勸瑞圖北上赴職。在丁啓濬的一再勸說下，他纔於第二年春夏之際離家返京⑧。臨行前，張瑞圖為家人和友朋作書多件，這些作品連同少量舊作，由其弟張瑞典⑨於天啓六年（一六二六，丙

寅）冬，在家中匯刻成一部《果亭墨翰》。此帖分爲六卷，共收入瑞圖於萬曆四十三年至天啓六年所作楷、行、草及章草諸體書蹟近三十幅，並有他人題跋多件。

果亭墨翰卷六

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橫不端正者矣要皆有一種神氣王子敬書如何洛間少年雖有克悅而舉體皆拖沓不耐羊欣書如大

張瑞圖《果亭墨翰》

天啓六年夏，張瑞圖到京就任禮部右侍郎新職。七月，與禮部左侍郎

施鳳來、詹事府詹事李國楫俱陞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與首輔顧秉謙等一同辦事，從而躋身於政府的最高決策機構。此時，宦官魏忠賢倚仗熹宗的信任和袒護，已將反對派東林黨人殘酷地鎮壓下去，獨攬朝政大權。內閣中雖然魏廣微已致仕退休，但首輔顧秉謙等亦爲閣黨成員，事事唯魏忠賢是從。九月，魏忠賢的生祠在杭州西湖建成，熹宗御賜「普德」題額，閣臣施鳳來撰寫碑記銘文，張瑞圖書丹。此後生祠幾遍天下，政治黑暗達到極點。十月，重修《光宗實錄》，以張瑞圖與黃立極、施鳳來、李國楫四人爲總裁官^⑩。

天啓七年（一六二七，丁卯）三月，以滇南大捷加恩，張瑞圖與施鳳來、李國楫俱晉爲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各廕一子中書舍人，賞銀五十兩，綵緞二表裡，坐蟒一襲，並照新銜給予誥命。

四月，瑞圖姪張治夫與鳳來子施時升、國楫弟李國棠同廕爲中書舍人。八月，又加瑞圖等爲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⑪。

天啓七年八月，明熹宗病死，由其弟信王朱由檢嗣位，爲思宗。熹宗一死，魏忠賢失去靠山，自感勢危，遂開始尋找退路。九月，魏忠賢上疏乞求辭去封號職位，思宗未允。隨後，內外官員相繼上疏彈劾魏忠賢及其黨羽，思宗遂於十一月詔命安置魏忠賢於鳳陽，抄沒其家財。但魏忠賢在赴鳳陽途中，耀武揚威，氣焰不減，思宗又命錦衣衛將其追回京治罪。魏忠賢在河間聞知消息後，自知難免一死，遂上吊自殺。諸死黨亦相繼伏誅。

魏忠賢死後，閹黨失勢，反對魏忠賢的官員紛紛進言爲東林黨鳴冤，並論及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楫等閣臣逢奸誤國。張瑞圖等心中不安，一面上疏自辯，一面頻頻乞求免官。直到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戊辰）三月，經過多次請求之後，思宗終於允許張瑞圖與施鳳來二人致仕還鄉，並加瑞圖太保，遣行人護送，賜馳驛、路費、綵緞、坐蟒等，月給廩米五石，輿夫八人。張瑞圖遂辭別京城，取道杭州，經信州（江西上饒）返回福建晉江，從此結束了長達二十餘年的仕宦生涯^⑫。

張瑞圖免官後，朝中清算閹黨罪行之舉並未結束。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己巳）正月，應監生胡煥猷、廣東御史侯恂之請，思宗命閣臣韓爌等主持定「逆案」，將依附魏忠賢諸臣，按罪列名，分等治罪。開始，韓爌等將魏忠賢以下一百餘人，按罪行輕重分列七等。思宗看後大爲不滿，並問張瑞圖爲何不在其中，韓爌等答以「無實狀」，思宗謂：「瑞圖爲忠賢書碑，非實狀耶？」遂將張瑞圖以「結交近侍又次等」之罪，名列「逆案」第六等，論徙三年，後納資贖罪爲民^⑬。

崇禎二年以後，張瑞圖一直居住在晉江家中，過着寄跡山林，放情詩酒的隱居生活。在書法作品中，他多次書寫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王績的《答馮子華處士書》、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以及陶淵明、王維、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詩歌，這些內容可以看作是

張瑞圖此時的生活和心境的反映。

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己卯），張瑞圖在其弟張瑞典的協助下，選輯其一生所作詩歌一千一百餘首，編成《白毫菴集》。全書共分內篇、外篇、雜篇和雜篇後集四部分。瑞圖於詩，極推崇陶淵明和白居易，《白毫菴集》中即有《和陶篇》和《擬白篇》專輯，所佔篇幅甚多。平時所作，亦多與陶、白詩風相近，往往暢達平易如白話。

白毫菴內篇

高士篇

白毫菴道者

許繇集父善卷

洗耳傲唐堯首，關高蹈則牽牛飲上流。集父尚
嘆惜善卷聞其風，脫屣繼遺迹。冬衣緝羽毛，夏
服紉荔蔕。日出可以作日，入可以息。優游天壤
間，何所不自得。安用天下爲，以身爲物役。煌煌
內篇

張瑞圖《白毫菴集》

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辛巳）秋冬之際，張瑞圖卒於晉江家中，年七十二歲^⑭。子潛夫自北京返鄉爲其守孝。另有一子灝夫^⑮，二女分適丁樞、楊某^⑯。瑞圖排行第三，上有二兄，下有三弟，除瑞典外，尚有「仲弟」（名字不詳）及季弟同山^⑰。姪輩有治夫、瀛夫及涵夫數人^⑱。瑞圖外孫楊玄錫，此時已在北京爲官^⑲。

一一

張瑞圖生活的晚明時代，正是明王朝從逐漸衰落走向徹底崩潰的過程。除了外部滿清勢力的威脅和倭寇、海盜的騷擾外，更主要的是由於內部矛盾的複雜和激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混亂和力量衝突，破壞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極大的削弱了政權的統治能力，最後在李自成農民軍和清軍的夾擊下，被徹底摧毀。

明代後期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爲腐敗和黑暗，社會最爲混亂的時期之一。統治集團內部喋喋不休的黨錮爭吵成爲政治活動中最重要內容。從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乙巳）開始，被革職的戶部郎中顧憲成，與高攀龍、錢一本等人，在其家鄉無錫的東林書院借講學之機，諷議朝政，臧否人物，被稱爲東林黨。他們的主張，得到許多在野知識分子的支持，有些朝中官員也給予響應。與此同時，朝中還存在有浙（浙江）、齊（山東）、楚（湖北）、宣（宣城）、崑（崑山）等派別。而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內閣首輔，皆「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廟堂之上，黨爭壓倒一切，已經毫無是非原則可言。朝廷中的所有大事，如「李三才入閣」^⑳、「爭國本」^㉑、「京察大計」^㉒、「梃擊案」^㉓、「紅丸案」^㉔、「移宮案」^㉕、「熊廷弼案」^㉖等，都成爲黨爭中攻擊對方的藉口。天啓初年，東林黨人葉向高、鄒元標、楊漣、趙南星、高攀龍、左光斗、魏大中陸續獲得起用和提陞。東林黨的執政，迫使其其他黨派尋找新的出路。於是，浙、崑、宣等派中的一部分人，便依附於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魏忠賢因與熹宗的乳母客氏交好，深得熹宗信任，加上其爲人凶狠陰毒，宮中太監莫敢忤犯。魏忠賢既以秉筆太監之權控制着內閣，又掌握了東廠和錦衣衛兩大特務機構，權焰衝天，炙手可熱。東林黨人對此一直堅決反對，屢屢上疏參劾，但未能成功。至此，魏忠賢與反對東林者聯合起來，對東林黨人進行殘酷的報復和鎮壓。從天啓四年到六年，東林黨

數十人被罷斥削籍和逮捕下獄，一時官署皆空。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先後被嚴刑拷打致死於獄中，趙南星遭遣戍，高攀龍被迫投水自殺。此外，魏忠賢又命內閣首輔顧秉謙等編修《三朝要典》一書，借「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構陷詆譏東林，並立東林黨人姓名碑以頒示天下，「海內皆屏息喪氣」^{②7}。

當是時，張瑞圖雖未直接捲入最上層的黨爭漩渦，但在如此混亂和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竟能够一步步順利陞遷，既可見其善於自保的處事之道，同時也是依附閹黨的結果。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張瑞圖對朝中紛亂的黨派鬥爭採取的是躲避的方針。從萬曆三十五年登進士授編修到崇禎元年致仕還鄉，其間二十一年的時間，張瑞圖至少四次回鄉休假。按照常情，官吏回鄉休假本是正常之事。但如果把張瑞圖請假還家的時機與當時朝廷中所發生的事件聯繫起來，就可以感覺到其中的蹊蹺以及微妙的信息，二者似乎存在着某種關係。第一次是在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庚戌）到四十年（一六一二，壬子），這次回鄉使他避開了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辛亥）京察大計中那場東林黨與浙、齊、楚、宣、崑諸黨之間的尖銳交鋒^{②8}。第二次是萬曆四十二年冬，完成使命後從雲南直接回到福建，第二年即返回北京。第三次是萬曆四十八年。這一年七月到九月，接連死了兩個皇帝，朝中發生了著名的「紅丸」、「移宮」兩案，真是名副其實的「多事之秋」。當張瑞圖於天啓二年正月來到北京時，魏忠賢已深得熹宗寵信並控制了內閣諸臣。到天啓三年，魏忠賢又掌管了東廠，而其親信顧秉謙、魏廣微也紛紛進入內閣之中。此時，閹黨與東林的矛盾已經公開化和白熱化。天啓四年春，在朝中兩派劍拔弩張的決戰前夕，張瑞圖第四次回到晉江。在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裡，魏忠賢對東林黨人實行了慘烈的迫害，數十人遭到殺害和遣戍，朝中正直之士盡被削逐。而閹黨之人遍據要津，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蟬，京城內外緘騎盈道，血雨腥風。當此黨禍最烈之時，張瑞

圖却一直呆在晉江東湖以詩文翰墨自娛，過着悠哉游哉的田園生活。顯而易見，張瑞圖的幾次休假，使他成功和巧妙地避開了政治鬥爭的風頭，從而沒有直接牽連到朝中的是非非中去。

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與當時許多書畫家不同，在張瑞圖的作品中很少見到有上款。按照他在當時的地位和名氣，求書者一定很多。事實上，其子張潛夫的回憶也證明在天啓年間，張瑞圖在北京時筆墨應酬極多，很多時候甚至「非午夜不得休」^{②9}。現存的張瑞圖書作數量頗多，但題有上款的却很少，且多屬在晉江為鄉里朋友所作。這種情況與當時社會的一般風氣習慣極不相符，很可能是怕遺人口實被捲入是非的有意而為。

此外，張瑞圖雖然最終名列閹黨，但對其緣由和通過什麼途徑依附於魏忠賢，却始終沒有一個清楚的答案，在各種史籍中，也都沒有指明除了為魏忠賢生祠書碑外，張瑞圖到底還有什麼其它的昭彰劣跡。崇禎二年定「逆案」時，思宗堅持要把張瑞圖定罪，但其所據也僅僅是因為張瑞圖書碑一事。

如前所述，激烈的黨爭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方面，官吏的進退沉浮，都需要依靠黨派的力量；另一方面，各黨派也千方百計加強和擴大自己的勢力，排斥異黨。因此，某個官吏的順利陞遷，尤其是進入內閣這樣的核心機構，實際上必然是黨派鬥爭彼此消長的結果和反映。天啓初年以前，張瑞圖基本沒有依附某一黨派，雖然內閣中的李廷機、葉向高、史繼偕都是福建人（且李、史二人皆為晉江籍），朝中閹籍官員也不少，但始終未形成一個「閹黨」。張瑞圖的委身於魏黨，大約是在天啓二年或三年前後，他在這兩年中連獲遷擢，從正六品的春坊中允陞到正四品的少詹事，連陞四級，並先後受命管理文官誥敕和掌司經局印。在這個過程中，他與魏忠賢的親信魏廣微的關係可能起了重要作用。張瑞圖曾在萬曆四十二年同魏廣微一道受命出使雲南，二人結伴入滇黔，歷時半年之久。直到崇禎十二年檢選詩作編輯《白毫菴集》時，張瑞圖還是保留了多首與魏廣微的唱和之作，甚至尊稱魏為「前輩」^{③0}。由此可見二人